

INTERAKTIONALE LINGUISTIK : KONZEPTE , PERSPEKTIVEN UND DIDAKTISIERUNG

德语互动语言学

概念、视角与教学应用研究

◎ 陈琦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德语互动语言学

概念、视角与教学应用研究

Interaktionale Linguistik:
Konzepte, Perspektiven und Didaktisierung

陈 琦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语互动语言学:概念、视角与教学应用研究 / 陈琦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608-7483-8

I. ①德… II. ①陈… III. ①德语—教学研究 IV. ①H3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9546 号

德语互动语言学:概念、视角与教学应用研究

陈 琦 著

责任编辑 吴凤萍 助理编辑 袁圆圆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潘向秦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月叶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81 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7483-8

定 价 49.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口语是人类语言最基本的存在形式,语言的意义是在互动中建构出来并不断变化的。在语言学领域,针对德语口语的句法、语用和文化对比研究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引起日耳曼学者的关注,他们对会话中的特殊句法结构进行了语言描写和文化阐释。2001 年, Selting & Couper-Kuhlen 提出了“互动语言学”这一概念。与 20 世纪相对静态和使用人工语料的研究方法相比,互动语言学把关注的重点从书面语转移到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口语(后来也包括以新兴媒体为载体的具有口语特征的各种交际方式,本书统称为“互动语言”),认为口语和其他互动语言并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则可循的,任何一种互动结构都是即时语境下的“形意结合体”,都具有独特的互动意义和语用价值;口语构式与书面语构式结构上的差异,归因于两者不同的语用功能和认知结构,并不是由言谈中的语用失误或随意性造成的;互动中的语言结构具有投射、回顾、增量、渐显等基本特征。

基于以上互动语言学的基本理念与认识,本书将对德语

互动语言学的概念、视角及其教学应用进行研究。本书的理论部分由前两章组成。第一章介绍互动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背景,包括语言人类学和会话分析对互动语言学的影响、互动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基本语法观、互动语法的原则与特征等。其中互动语法作为互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主要结合点,了解其原则与特征对于研究互动性口语构式及其教学应用有着重要作用。本书重点将对口语结构的投射性、回顾性、自反性、序列性以及共构性特征进行阐述,然后针对目前日耳曼学界在互动语言学框架内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互动句法、互动体裁和教学应用三个方面进行分类评述。

本书的实证部分由第三章的语言实证研究和第四章的教学应用研究组成。在互动句法层面,对在德语口语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四种构式,即附加标记语、弱化关联词、会话标记语和左偏置结构进行语言学分析,以“ne、deswegen、schauen wir mal”和“左偏置结构”为例阐释其在互动交际中的句法和语用特征;在互动体裁方面,以学术会话这一互动体裁为例,从身份建构与定位模式的视角对博士生答辩这一学术会话类型进行社会语用分析,揭示专家和学生不同的身份建构与定位模式;在教学应用层面,通过批判的审视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的异同,全面评述口语语法应用于对外德语教学的各方争论。在分析目前现有语法著作和教材对口语语法处理的基础上,以弱化关联词(weil)、进行体结构(AM-Konstruktion)附加标记语(ne)为例,进行教学应用讨论与课堂教案设计。

本书定位于社会文化学导向的语言实证研究与教学应用

研究,尝试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审视语言问题,并结合德语教学实践,提供教学化应用方案。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为语言学研究、德语教学、会话分析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感谢本人在德国明斯特大学、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访学期间 Günthner 教授、Spillner 教授以及 Weidner 博士的殷切指导;感谢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常任川、申展、杨倩参与了本书部分章节共计 3 万余字的文献翻译整理工作;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做了细致的编辑和校对工作。

陈 琦

2017 年 10 月于上海理工大学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互动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	1
1.1 发展综述	1
1.2 语言人类学	4
1.2.1 互动社会语言学	5
1.2.2 语境化理论	9
1.2.3 动态语境观	11
1.3 会话分析	14
1.3.1 研究起源	15
1.3.2 基本观点	17
1.3.3 研究概况	19
1.4 互动语言学	21
1.4.1 互动语言学的研究内容	21
1.4.2 互动语言学的语法观	25

1.4.3 互动语法的原则与特征	28
第二章 互动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34
2.1 互动句法研究	34
2.1.1 口语语法特征研究	36
2.1.2 会话标记语研究	39
2.1.3 口语构式研究	41
2.2 互动体裁研究	46
2.3 教学应用研究	51
第三章 互动语言实证研究	57
3.1 德语附加标记语研究	57
3.1.1 附加标记语的交互主观性	58
3.1.2 附加标记语的功能分析	60
3.1.3 附加标记语的教学化应用	67
3.2 德语弱化关联词研究	68
3.2.1 投射与反顾	69
3.2.2 德语因果关联标记语	70
3.2.3 小结	79
3.3 德语会话标记语研究	80
3.3.1 SPP 构式的句法位置	81
3.3.2 SPP 构式的语用功能	84
3.3.3 小结	92
3.4 德语左偏置结构研究	92
3.4.1 破框与投射	94

3.4.2 左偏置结构	95
3.4.3 小结	105
3.5 学术会话身份研究	106
3.5.1 研究方法与内容	107
3.5.2 理论框架	108
3.5.3 学术性机构话语及其定位模式	110
3.5.4 分析与讨论	117
3.5.5 小结	119
 第四章 教学应用研究	 121
4.1 互动语法与书面语法	121
4.2 互动语法与德语教学	125
4.2.1 交际能力培养	125
4.2.2 问题与视角	131
4.2.3 建构真实语境	134
4.3 互动语法的教学应用	139
4.3.1 弱化关联词	141
4.3.2 进行体结构	149
4.3.3 附加标记语	158
 第五章 结语	 175
 参考文献	 182
 附录 1 图表目录	 202
附录 2 口语语料转写规则及其说明	203

第一章

互动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

1.1 发展综述

互动语言学被看作是 21 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路向,它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学密不可分(陈琦 2013)。“互动”这一概念本身就源于社会学研究。Goffman、Garfinkel、Sacks、Schegloff、Jefferson 等社会学家对语言的互动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Gumperz(1982)更是把互动的理念引入社会语言学研究,从交际民俗学(Ethnografie der Kommunikation)到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ktive Soziolinguistik),有力地推动了互动语境观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纵观 20 世纪语言学研究,从 Saussure 的重“语言”、轻“言语”,到 Chomsky 的关注“语言能力”而忽视“语言运用”,人们的研究视野一直局限于由“理想”的语言使用者所产出的“理想话语”。虽然无论是 Sapir 和 Whorf 关于语言、文化与思维的“萨丕

尔—沃尔夫假说”争论,还是 Chomsky 句法自足的“语言内在说”,都在语言学界掀起了革命性的视角与范式变革,而这些研究也无疑确实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社会、文化、认知等方面的认识。但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影响了其他学科的语言学研究反过来也促使对其自身的研究对象进行反思。从 Sapir 到 Whorf,从 Saussure 到 Chomsky,语言研究都局限于对静态话语的理想化描述。就连关注社会语用的 Austin 和 Searle 以及 Watzlawick、Schutz von Thun 等关注言语行为的语言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交际学研究者,用来支撑其自身观点的语料也大多出自于自省例句。这种对语言及其使用的静态研究虽然有其特定的研究目标,也取得了不少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正如后人对他们所评述的那样,其局限之处主要在于“把语言放到真空中去考察,用孤立的书面形式来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互动时所使用的语言”(林大津、谢朝群 2003: 412)。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现实中的语言非但没有得到客观的描述,其真实面貌很可能被扭曲或打上先入为主的主观烙印。

对于口语的重要性和研究意义早有名家论及。早在 2500 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符号。20 世纪上半叶,丹麦著名语言学家 Jespersen 在《语法哲学》中提醒说,绝大多数人说话的时候总比用笔的时候要多,书写只不过是说话的替代,书面的词只不过是木乃伊而已;高名凯也反对使用书面语来研究语法,他指出,研究汉语语法应当以口语为出发点,不应当专靠书本上的记载(参见陈昌来 2002: 117)。在过去几年里,日耳曼学界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对在学术研究和语法描写上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以文字为基础”(Linell 2005)或“文字中心论”(Ágel 2003)的批判声音。对语言的研究和反思主要集中在

统一的书面语上,德语语法被简单的等同于德语书面语语法。至今为止只有少量语法著作将口语现象纳入其中。

因此,20 世纪的语言理论研究存在着与现实生活中语言使用脱离的现象。传统的语言学分析大都是以自省式或问卷调查等非自然语言材料为基础的,容易把语言使用的环境简单化、理想化。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莫兰指出了简单化的三种表现形式(莫兰 2002: 17),即理想化、理性化和标准化。在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框架内,不是全部的、实际使用的语言现象都被纳入研究范围,而是一个人为限制的,看似有序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消除一切怪异的、神秘的、无法简化的现象(参见林大津、谢朝群 2003: 413)。

目前,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莫兰所洞察到的问题。在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框架之内,语言学家借助一些简单、非自然的例子提出了一些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而得出的一些结论与具体的语言事实并不相符,因为不自然的语言材料早就扭曲了语言的本来面貌。同理,我们不能因为不自然的语料更容易采集和分析,也不能因为所谓标准理论已经存在,就用不自然的语料来代替自然、真实的语料或去验证、补充、完善业已存在的标准理论。换言之,对语言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不是来自研究者头脑的预设,而是来自对真实语言的观察结果。

互动语言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语言研究者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不可以通过杜撰语料来满足自己说明问题的需要。因此,互动语言学拒绝研究者自己凭空杜撰语料,强调考察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互动过程中所出现的自然话语,把口语当作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进步,当然也是互动语言学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步。

对于互动语言学做出奠基性贡献的是 Couper-Kuhlen 和 Selting。他们早在 1996 年就曾出版专著,专门探讨韵律、声调与押韵在日常会话中所起的作用。在他们主编的论文集里,研究者使用大量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会话的录音材料,对各种口语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实证分析,认为会话中出现的各种音韵手段是一种策略,出现在交际者经营话轮转换和发言权的过程中,可以用于协商会话活动,如修正、评估、宣布、反驳等,也可以用于调节音调或互动语气。2001 年, Selting & Couper-Kuhlen 再次出版了论文集,收录了 14 篇论文,分两大议题,分别讨论了互动中的语言结构以及互动顺序与语言行为的关系。该书正式提出了互动语言学这一名称,标志着互动语言学逐步走向成熟。之后在德国,互动语言学主要在 Deppermann、Auer、Gohl、Günthner、Imo 等学者的推动下继续发扬光大,已成为 21 世纪日耳曼语言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1.2 语言人类学

互动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功能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和会话分析的推动。三者都认为语言研究必须考虑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理可寻的。Dik(1978)在阐释其功能语法理论时指出,自然语言是社会互动的工具,是一种语用现象,语言形式是作为意义的载体而存在的,而意义的存在是为了使信息在言语事件中能够在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相互传递。因此,形态句法是为语义服务

的,而语义是为语用服务的。功能语言学虽然没有把会话分析作为研究重点,但把目光从单纯研究语法规则,转向了语言使用和语境分析,为互动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语言人类学对互动语言学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早期 Sapir 等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和 Hymes、Gumperz 等人的互动社会语言学思想的提出。早在 20 世纪初,Boas、Sapir 等人就涉足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认为语言学探索对于研究一个民族的精神习惯和社会生活是非常必要的。他们强调语法分析的重要性,认为语法范畴能够反映思维和行为最为基本的、无意识的文化模式。换句话说,语法带有深刻的社会文化烙印。这一观点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语法能够让我们明白人类是如何建构本身所处的世界。在 Sapir 看来,语言不但是思维的工具,它还是行为的工具;语言不但内嵌在社会互动当中,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互动。针对盛行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普遍语法理论,Hymes 和 Gumperz 提出应该把语言研究延伸到对言语行为、言语事件、言语社团等方面上来(林大津、谢朝群 2003: 414)。Gumperz 在交际民俗学基础上创立的互动社会语言学,通过分析社会交往中的日常结构,对语言社群、语码转换、双语现象等概念进行了跨文化的阐释。

1.2.1 互动社会语言学

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ktive Soziolinguistik)由 Gumperz 于 70 年代初创立,他把民俗学方法与会话分析、互动分析相结合,明确的以破除语言符号和社会知识间的二元对立为目标。Gumperz 延续了 Hymes 的观点,认为语言使用和语言系统一样,在互动会话的产出和理解上都具有规约化、程式化的特点,这

种特点既带有语言学,也带有社会学的烙印。正如 Gumperz (1990: 182)所言,“互动本身就是交际的直接决定性因素”。交际作为交互的、符号性的行为,并不是存在于言语之外,而是通过动态会话产生的;意义和理解是在互动交际中被赋予的。另外,在用来创造互动语境的手段中非言语因素(比如音律、表情、目光、体位等)也起到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互动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是怎样建构语境的,而意义的传达和理解又是如何在动态交际中产生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特别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社群与跨文化交际以及动态语境观提出了开创性的观点。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交往过程中语言使用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传统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关注的焦点。互动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交际民俗学通过分析语言在具体交际事件中的角色和定位,揭示语言的社会性特征。在互动交际中,语言的使用不再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某种功能,而是积极建构社会结构的主体。正所谓“会话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是分析社会活动和社会结构的最佳场所”(孙咏梅 2007: 155)。研究者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探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而是“交际过程和社会语境”的关系,即通过研究互动中的会话去解释构建社会现实的方式。这样的视角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语言社会学的一些特殊问题,也为社会交际理论注入了活力。交际民俗学所提倡的以互动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和跨文化实证分析,为研究“交际过程”与“社会语境”间的关系带来了一系列方法论上的创新与扩展。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实证研究一开始就以双语现象和跨文化交际为重点,其所采集的语料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录音、

录像,也包括对谈话情景、谈话者态度的采访。总体来说,Gumperz 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60 年代初他主要在不同语言社群内,对语言的变异性和社会群体的关系展开研究,前期成果集中于对双语现象、语言社群和语码转换的阐释;80 年代以后,Gumperz 在前期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动态语境观”(Gumperz 1992: 230),为解释交际中的互动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

语言社群的概念源于 Gumperz 对印地乌尔都语的研究。语言社群并非是简单地按照语码来划分的。Gumperz 认为,语言社群是指“具有常见性、定期性、互动性特点的,拥有共有语言符号的,通过其特有的语言特征能与其他社群相区分的语言使用单位”(Gumperz 1971: 115)。语言社群中的成员虽然分别处于复杂社会的不同机构和社会领域,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习惯性的交往,凭借共有的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而构成一个共同体。一个语言社群不仅拥有共同的语言,还拥有共同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积淀不仅包含语言因素,还包括对社会情景和行为方式的认识。Gumperz 认为,社会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历史积淀来定义的,说话者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实质上是“诉说着历史积淀”(Gumperz 1967: 50)。这样的语言社群观对更好地认识双语现象也产生了影响。比如在分析双语地区的方言、语码转换、少数民族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语码的选择大多是由各自社会典型的使用语境决定的。区分典型的语言使用语境,不仅表明在双语社群中语言的界限是模糊的,而且扩大了人们对双语现象的认识,即双语不仅包括不同的语言,也包括不同的方言、语域,或者其他具有差异性的语言变体(参见高海洋 2003: 12)。

由此可见,语码不仅可以用来指涉话语意义,同时也可以表

达说话者的意图、建构社会身份和反映社会语境,具有社会符号的意义。通过语码交换而传递的意义是在说话者、听话者、场景等不同语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共同产生的。即使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根据不同的使用情景也会表现出系统的差异性,因为“语码的社会功能也可以由方言、语域或专用语来承担”(Gumperz 1967: 53)。此外,非言语行为、伴随言语行为和韵律因素在社群建构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说话者会在交往过程中通过以上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的表明他们的社会身份、行为意图和行为方式。“诸如性别、社会阶层、民族等因素并不是想当然的不变的恒量,而是通过交际建构出来的”(Gumperz & Gumperz 1982: 1)。

因此,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则放在了跨文化交际上。跨文化交际就是为了解决不同语言社群的交际者在互动过程中的交际障碍,找出这些误解产生的原因和消除的方法,为行为实践提供指南和可供参照的范例。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交际者之所以会出现交际困难和交际障碍,是因为交际并不是发生在句子层面,它绝非是单纯的信息互换。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用各种语言、伴随语言和非语言手段,考虑到自身和对象的社会角色,在特定的交际情境下,表达其交际意图,而听话人也同样需要结合整个语境,调动自身的解码系统来领会对方的意思(参见 Auer 1999: 135)。成功的交际不只依靠共同的语言。比如在英国居住的很多亚洲人会讲完美的英语,在词汇和语法的掌握上与本族语种者没有差别,但在交往中与英国白人依然会出现误会。这里除了文体风格差异外,更重要的是交际意图在接受者那里有着不同的解读。这些交际误会的产生并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互动体裁中(参见 Luckmann 1988; Günthner 2012)。互动体裁具有